



胡伯伯

胡伯伯

越南外文出版社

1965年·河内

胡 伯 伯

*

越南外文出版社出版
新越華報印刷廠印刷

*

一九六二年八月河內第一版
一九六五年三月河內第二次印刷

出版者的話

1960年，在慶祝胡志明主席七十壽辰的時候，越南文學出版社搜集了一些有關胡主席革命活動的回憶錄，匯成一個集子，取名為《胡伯伯》。

1962年本社曾經把《胡伯伯》一書翻譯成中文出版。今年，為了慶祝胡主席七十五壽辰，本社根據讀者的要求，重印這本書。這次重印對原版作了若干修改。

越南外文出版社

1965年2月

目 录

故鄉和少年時代·····	1
在巴黎遇見胡伯伯·····	32
我和胡伯伯的幾次會見·····	45
在廣州和暹羅的日子·····	83
假事不假·····	104
在雲南·····	110
從昆明回北坡·····	125
胡主席——越南革命軍之父·····	139

故乡和少年时代

彎彎曲曲義安路

綠水青山如畫圖

在我們到胡伯伯故鄉的途中，前人的這句歌謠老是在心中迴響着。但“如畫”的景色現在不只是綠水青山了，在綠水青山的景色中，那翠綠如茵的田野、新建的小橋、在竹林後面隱現的學校校舍、房屋的紅色房頂和那新建的廠房，都如神話般地在祖國的土地上湧現，令人沉醉。

我們愈是深刻體會胡伯伯的功勞，就愈加為有機會深入了解胡伯伯的生活而感到興奮。儘管胡伯伯是在越南和世界的革命運動的暴風雨中鍛煉出來的，但來到伯伯的故鄉，了解伯伯的故鄉、家世、童年，我們的心是激動的。

故 鄉

到義安市後，我們沿着省公路去都良。走了十四公里向左拐，再走約一公里便到了胡伯伯的父家——南蓮鄉的金蓮村，又名蓮村。從蓮村向南走約兩公里，便是

胡伯伯的母家——南鐘鄉的黃稠村，又名廟村。蓮村和廟村原來同在鐘巨鄉，屬南檀縣林盛總①，它位於藍江與省公路之間。

在蓮村和廟村的鄰近、鐘巨鄉的正中有一座山，名叫鐘山。山雖不很高，但站在山上，可以俯覽周圍。向北望是屯山——梅黑帝的故鄉；望向藍江的彼岸，可以看見潘庭逢和陳富的故鄉——東泰鄉。順着藍江走不長一段路就是阮表、鄧容的故鄉；再往前走一段路，是阮公著、阮攸的故鄉。在藍江這邊，同胡伯伯的故鄉只隔一片水田的地方，是丹任村——潘佩珠的故鄉；往南走是茂山的泰舍——阮惠的故鄉，也是過去阮氏王朝爲了“鎮住”農民的反抗精神而挖了七個井的地方；再往南走便到興源，是范鴻泰、黎鴻峰의故鄉，也是阮氏明開的出生地。

這一帶，據歷史記載，曾發生過許多次壯烈的戰鬥。十五世紀初葉，胡季犛和胡漢蒼曾經在大惠山（南檀）築城抗擊明軍，接着陳重光和鄧容又在成山與明軍血戰，而阮表則在這裏壯烈犧牲，留下了光輝的榜樣。

瓊儼浪欲吞南天，

石柱不倒靠基堅。②

黎利在藍山起義後，第二年，也選擇義安爲根據地，《欽定越史通鑑綱目》寫道：黎利率兵到此，當地

① 相當於中國的區。——譯者註

② 鄧元諱詩。

人民非常歡喜，“男女老少爭先恐後宰牛煮酒犒軍”，因為他們“想不到今天又能看到故國的威儀”。黎利曾在這裏的陸年城和平吳城屯駐軍隊，並從這裏出發收復全國。1789年，當獲悉清軍進入昇龍城的時候，阮惠火速召集五萬清（化）義（安）軍隊，在成山附近的符石稱帝。在大敗侵略軍之後，阮惠便在決山腳下築起鳳凰城，準備奠都於此。

往後，在法國的統治下，從文紳運動到東遊運動以至義靜蘇維埃運動，這裏又是反法運動的中心。從義安市到胡伯伯故鄉的路上，我們可以看見在泰老地方的紀念碑，使我們永遠銘記着1930年9月12日在蘇維埃運動中犧牲的二百一十七位烈士。

這一帶和全義安省（包括河靜），山多地少，大部份土地乾旱貧瘠。當盛夏時，從西南吹來的熱風，俗稱“老颶風”，它使土地龜裂、草木枯萎，也使人汗流浹背，非常難受。此外，傾盆大雨及暴風，常使河流改道。居住在義安山地的苗族同胞中有這樣的傳說：天公有一次大發雷霆，竟把成千人連山都吹到別處去了。史書也記載着許多次大風暴，如1137年的一次颶風造成山崩地裂，藍江江水像血一樣紅。

然而，只要人們努力奮鬥，這惡劣的自然環境還是可以改變的。義安人民曾經與這惡劣的環境進行過不懈的鬥爭。裴相歷的《義安誌》曾寫道：“義安地瘠民貧，人民堅忍奮鬥，勤勞節約。”由於有了這種品德，義安人民已經把義安這塊土地改造成人烟稠密、土產豐富的

地方。

“堅忍奮鬥，勤勞節約”的品德在義安的歷史條件下得到了熔煉。這裏在一個很長的時期中曾是祖國的最南端，是反對從北方來的侵略者的最後根據地。安陽王在危急時曾退到此地。繼後，在元軍猛烈攻擊、國家危在旦夕的時候，陳興道想起“歡演猶存十萬兵”^①，便增加了抵抗的力量。另一方面，這裏又是抵禦南方入侵者的前哨基地。在陳朝以前，抗擊占城、林邑、老撾的入侵，可以說全都是在義安進行的。胡伯伯故鄉鐘巨鄉的一所最大的廟宇——聖卡祠——中供奉的，便是抗擊從老撾入侵的盤曼軍有功的一位陳朝將軍。胡伯伯的故鄉附近還有一座獨雷祠，祠建在一座禿山上，旁邊有一棵枝葉茂密的樹，這個祠供奉的是李朝的一位將軍。

由於長期同自然界進行鬥爭和反抗侵略者，義安人民養成了艱苦堅忍、團結奮鬥的傳統，也創造了豐富的具有濃厚地方色彩的文化。這裏還有儒家勤苦好學的優良傳統，同時流傳着無價之寶的豐富的民間文學，如神話、傳說、嘲劇、對唱、俚曲、紡織曲、催眠曲等。我們所熟悉的大詩人大文豪阮攸、潘佩珠，都會唱紡織曲。

這些傳統是義安的傳統，也是越南民族的傳統。我們的領袖是在這種傳統中成長起來的。

胡伯伯的故鄉過去是個地少人多、謀生困難的地

① 在歡州、濱州（即義安）仍有十萬大軍。

方。蓮村的耕地面積，平均每人只有三分。耕地這麼少，又都集中在有錢人的手裏。在胡伯伯童年時，有的人佔有土地一百公頃、耕牛一百二十頭。這裏的絕大部分人民是佃農，他們衣衫襤褸，掛遮羞布（遮蔽下身的布塊）的時間比穿褲子的時間多。所以蓮村過去又稱為遮羞布村。這裏是個好歌的地方，我們來到胡伯伯的故鄉時，聽見婦女們唱着催眠曲：

兒呀乖乖睡吧，

江山重担尚未挑，媽把兒搖……

胡伯伯在幼小的時候，也曾聽過如此深沉的催眠曲。唱紡織曲在這裏是很普遍的，伯伯的一位姨母就是一位著名的紡織曲的歌唱者。這些紡織曲和催眠曲的歌詞中，也有對地方風物的讚頌：

裘市景色真美麗，

既有鐘樓又有聖卡祠。

裘市、鐘樓、聖卡祠都位於鐘山山腳。這裏的景色確實美麗。我們站在鐘山，向左望可以看見沿着天忍山蜿蜒伸展的藍江，江水的反光構成一條彎彎曲曲的銀帶；往右看便是峰巒起伏的大惠山山脈和卓山山脈，兩個山脈之間是胡伯伯的家鄉的田野。俯視原野，一片綠色，而綠色又有各種各樣，橙綠色的蔗園，黛綠色的正在拔節的早稻，深綠色的竹叢，碧綠色的馬尾松……村接村，田連田，整個曠野盡收眼底。這裏的生活散發着濃郁、溫暖的氣息。我們不禁想起兩句歌詞，這兩句歌詞恰如其分地道出了黃稠村與金蓮村的親密關係：

天天黃昏坤仙站[⊖]，

遙望金蓮景稠稠。

對故鄉的感情是愛國的幼苗。當咸儀皇帝逃到廣治省山防下詔勤王時，這一帶的人民便踴躍加入秀才王叔茂所領導的鐘義軍，並多次打敗法軍。王叔茂最後在金蓮被敵人逮捕，他在投井自盡之前，曾當面把敵人罵得淋漓盡致。

還有黃春行先生，即周老人，是胡伯伯的舅公，他曾到過北方跟隨黃花探抗法，後又返回義安在布盧（清章）一帶抗擊法國侵略。周老人被捕後，被流放到崑崙島。據說當周老人被解到義安欽使府時，敵人正要揮棍審訊他，他便把下頰磕到地板上，把舌頭咬去了一截。敵人見狀，知道再繼續拷打也是徒勞，便失望地作罷。從崑崙島歸來，周老人到順化找潘佩珠，他一直照顧和保衛自己的老戰友直到潘先生逝世。

家 世

胡伯伯是一位副榜的孩子，但家世並不是“望族世家”。胡伯伯姓阮，黎朝時期家族中曾經有些人出仕，到阮朝，除了胡伯伯的父親之外，就沒有人上過科舉的試場。族裏田地很少，胡伯伯的親屬幾乎都是佃農，直到八月革命勝利後，他們的生活才得好轉。

⊖ 坤仙在黃稠村。

爲什麼阮族會突然出現一位副榜呢？胡伯伯的父親阮生色與潘佩珠同輩，他原是農民的孩子，又是偏房所生，父母早死，他同大母所生的哥哥住在一起，名義上是與長兄同住，實際上却像當傭人一樣。據說，有一次他切芭蕉樹作豬食，因不合嫂嫂的意，嫂嫂把整鍋豬食倒到他的頭上。他想：怎樣才能擺脫這種苦？在當時的環境中，他認爲只有一條出路，那就是學習。只要有了學問，自然不再受苦。村裏有一所私塾，掌教人是秀才黃春安，廟村人。他設法到私塾去旁聽，還邊牧牛邊學習，十分勤奮，連坐在牛背上也要看書，春米時也是手不離卷。

不久，秀才黃春安回廟村去，他勸阮生色的哥哥讓阮生色到廟村住，哥哥同意了。當然，到廟村住仍然要放牛，但由於得到黃春安的照顧，學習的機會多了。阮生色稟性聰明，進步很快，不久便揚名遠近，人們都知道他是一位容貌俊秀的優秀生。黃春安有兩位閨秀，讀過漢文，姊姊黃氏鸞，愛慕這位聰明俊秀的青年。黃春安也想成全女兒之美，便徵求妻子的意見，但他的妻子不同意，她說：

“世間沒男人嗎？爲啥要把閨女嫁給一個傭人！”

“但他有學問，將來會發達的。”

終於黃大娘也答應了。

黃春安在院子裏給這對新夫婦蓋起一間小茅屋，並分給他們幾分地。就是在這間茅屋中，胡伯伯的大姊清、長兄謙和胡伯伯出生了。

1894年，即成泰六年，阮生色考中舉人，他們夫婦倆搬到順化去。不久又把兩個男孩子接到順化。起初，胡伯伯的父親當監生，後轉到耕農學校。

1900年舉行鄉試，阮公被派到清化監考，他帶長子一起去，把妻子留在順化。這時胡伯伯的母親又生了一個男孩（名新），產後不久她便逝世。阮公慌忙從清化趕回來，把孩子送到岳父家，然後又到順化參加會考。這一年（1901年），他考中了副榜。

考上副榜後，阮公返回義安市。村民到義安市請他回鄉，他以妻子逝世不久，而故鄉又沒有家，就婉言謝絕。但是，由於不僅是鐘巨鄉、而且是整個林靈總第一次有人考上這樣高的功名，鄉親們十分高興，他們不容阮公再加拒絕，便撥出公款在春羅鄉買了一幢房子，然後一起去拆了搬回來。五間大的房子只一次就搬完，也只用一天的時間就把房子在蓮村蓋好。房子建在一塊公地上，面積約五分地大小，周圍的仙人掌和竹子是在蓋屋子的前一天就種好的。

從此，阮公全家便搬到蓮村的新屋居住，而且阮公成了這一帶最有名望的人。可是，阮公對於這個考得的新頭銜沒有絲毫興趣，他到清章、宜祿等地去教書，而且經常借故到各地遊山玩水。當時許多人考中後便離家搞革命活動，借科榜出身以助長革命聲勢，因此法殖民者和封建王朝便迫使阮公到順化任禮部承辦之職（1905年）。村裏有人想跟阮公一起去順化，他說：“你應該留在家裏好好幹活，我去也不一定當官。”所以鄉裏的

老人說：“人家當官是爲了榮華富貴，副榜先生當官是爲了保身。”

在順化，阮公常到彝倫室聽監生們評文、與監生們閒談。黎尺○先生回憶說：有一次聽阮公講“官場是奴隸中之奴隸又奴隸”，這句話對當時的青年起了很大影響。

大約在1909年，阮公被任命爲平定省平溪縣知縣。有訴訟他並不審判或者只勸人和解，囚犯則被釋放。平定省地方長官在視察時看見此種情形，當場把他革職。

被革職後，阮公沒有返鄉，而是在外地遊玩一個時期便到南部去了。有人看見他埋頭讀着一本法文字典，自學法文。他讀法文的主意如何，則沒有人知道。據1926年在西貢遇到過他而現在在中央銀行工作的潘仲平同志和一些南部同志說：那時每天人們都看見他坐在拉格朗德爾街的一家華僑開設的中藥舖前，穿一套南部農民常穿的黑色短衣。他給人看病只收一點錢來維持生活。他在穿著、飲食方面都十分儉樸，每頓飯只買一個飯團和一點魚露拌一個雞蛋吃。給人看了一天病之後，他便住在翁領橋附近的一座廟宇裏。

阮公的性情好動，他有一次步行到吳哥窟○參觀，又有一次他到過土龍木省的會慶廟。敵人時刻沒有放鬆對他的監視。當胡伯伯到廣州時，阮公曾獲得消息，並且還寄語囑咐。胡伯伯在國外的革命活動在國內引起越

○ 黎尺先生當時是監生，現在在文物管理司工作。

○ 柬埔寨的名勝。——譯者註

來越大的回響；敵人害怕阮公同孩子取得聯系，就逼迫阮公離開西貢到沙瀝居住。在這裏，他與一個有幾種家傳藥方的名叫五教的老農結爲朋友。五教的家住在高嶺郡附近的丐蝦河邊，相隔幾百公尺的地方有一座廟和一座建築在一個大石洞中的祠（叫天生祠）。阮公有時住在五教家裏，有時住在廟裏，有時到外地周遊。

南部有些地方蚊子很多，窮人沒錢買蚊帳，夜晚便鑽進草蓆袋裏睡覺。阮公到什麼地方都揹上一個草蓆袋，人們便把他稱爲“住草蓆袋的副榜”。有一次，大約在1930年，阮公到朱篤探望一位從中部來的老朋友，回家時半途病倒，人事不省地躺在路旁。五教先生獲悉便起來接他。回到五教先生家裏，雖然甦醒了，但他不肯吃東西，也不肯吃藥。後來病情日趨嚴重，人們把他送到廟裏住，他便在那裏逝世。

當阮公在南部流浪的時候，清姑娘和謙曾因與當時義安的義軍領袖春隊長、奮隊長有聯系而被囚禁了很長時間。清姑娘口齒伶俐，有胆量，精通漢文，又懂得製藥。她曾到義安市給藍帶兵班長、隊長們煮飯，以便趁機竊取兵營裏的槍枝接濟布盧的義軍。段廷彥省長有一次罵她：“人家懷胎生孩子，你懷胎却生出槍枝。”她也曾到順化把母親的遺骨移回家鄉，人們說這次遷移遺骨只不過是偷運武器的一種辦法。她曾經被流放到廣義，又曾在順化被管制。

八月革命成功後，遠村人民看到胡伯伯的像片，半信半疑。清姑娘也半信半疑，她說：“讓我去瞧瞧。”

她帶了一對鴨和二十個蛋到河內找胡伯伯。姊弟相見後她又返回故鄉，於1954年逝世。清姑娘年輕時是一個美麗、聰明的姑娘，一生沒有出嫁。據傳說：有一次，一位秀才向她求婚，她不想嫁給他，但仍然熱情款待。當時正是清姑娘家被官方及總長里長們監視的時候，這位秀才便被逮捕拘禁，連他父親病逝也不得回家奔喪。清姑娘很不平，她親自到省城請求代替這位秀才坐牢，讓他回家奔喪，義安的官吏們這才被迫把秀才釋放。清姑娘帶着輓聯和喪禮到秀才家去祭奠，事情過後，她便坦率地勸秀才以後不要同她來往。這個故事傳出去，大家都很敬佩她，但有點知識的青年學生又都不敢去找她，他們害怕會像先前那個秀才一樣遭到逮捕。

譚性格倔強，好助人。他曾交給法國總督沙羅一份陳情表，道出人民的疾苦並提出實行改革的要求。有一次，一個副省長踢他，他便抓住這個副省長的腳，給他來個四腳朝天。譚雖然貧困，但看見別人有困難便慷慨解囊相助。他是第一個主持讓本地人民學國語的人。他死於1950年，沒有妻兒。

1941年，當軟禁期滿返家時，清姑娘和譚都要寄人籬下。外祖父家的房屋很久以前就被拆掉了，由人民籌款修建的自己家的房屋已經三易其主，而且房屋倒塌，屋樑、屋柱東一根、西一根，它們的命運像幾十年受盡各種苦難、父母兒女分散東西的主人一樣。

這種社會狀況以及親人的不幸遭遇，對胡伯伯後來所走的道路的選擇產生了影響。

少年時期

胡伯伯的乳名叫阮生宮。母親缺乳，小宮要到鄰近的一位姨母[○]家吃乳。稍大後，小宮像鐘頂鄉的其他小孩一樣，穿一件開襟衣服，頭上留兩個壽桃髮型。這兩個“壽桃”在他到順化住的時候，曾使他感到十分苦惱，因為那裏的孩子們常唱着打油詩來譏笑他。

小宮有時也跟爸爸到學校，但學校對他比不上池塘那麼有趣味。廟村和蓮村有很多池塘，彼此相鄰，每一個池塘就是小宮的一個小天地。他最喜歡看人家釣魚。

小宮生性喜歡追根究底。有一天下雨，雷聲轟隆，他便拉着一個青年的手問雷在哪裏，青年說雷在天上。他又問：“天上還有其它什麼東西嗎？有人嗎？”青年不知所答。這個青年現在是一位八十多歲的老人了。

然而，儘管他求知慾強，他對當時所發生的大事情還是不能理解。那時候，宋維新在清化的起義遭到失敗；潘庭逢義軍和黃花探義軍正在河靜、安世英勇戰鬥。

這些事情雖然小宮長大後才明白，但都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二十年後，即胡伯伯在英國當廚師助手的時候，一天突然想起宋維新被捕後用竹片剖腹自殺的情景，伯伯還是滿眶熱淚。

社會愈來愈黑暗，侵略者野蠻專橫，賣國者無恥卑

○ 這位姨母在幾年前才逝世，享年九十多歲。